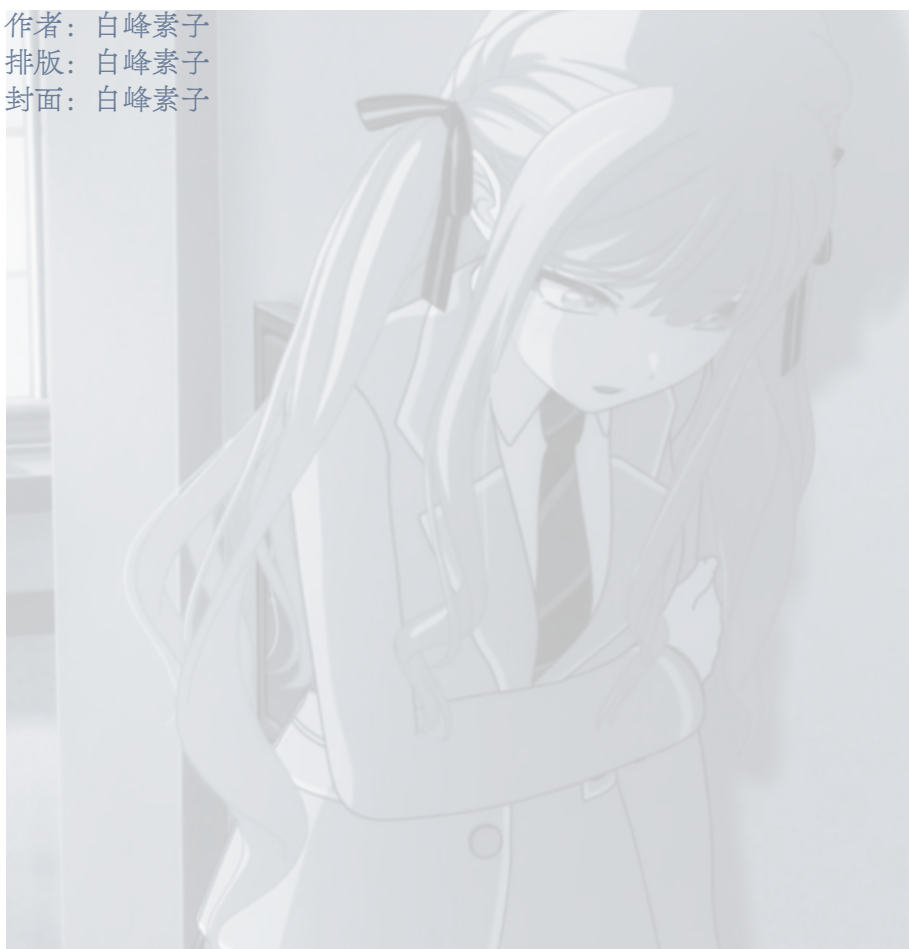


丰川逃避行

作者：白峰素子

排版：白峰素子

封面：白峰素子



祥子，或许是痛苦的，
但是她也曾是幸福的。

这次的册子，我想
让祥子找到幸福。

丰川文库
Toyokawa
Bonko

丰川逃避行

白峰素子

2026年7月23日

目录

第一章	序	1
	废物老爹的公寓	1
	会议室	2
第二章	破	3
	寻找幸福——羽丘	3
第三章	急	5
	会议室（火药味四溢）	5
	初华的公寓	6
第四章	终	7
	阁楼——初华的公寓	7
	放学路上	7
	熟悉的天桥	7
	电车上	8
	沙发——初华的公寓	8
第五章	再挑战	9
	餐桌——初华的公寓	9
	涩谷	9
	沙发——初华的公寓	10
	梦中——丰川家别墅	10
	梦中——Crychic 排练室	10
	清晨的阁楼——初华的公寓	11
第六章	Ballade	13
	温暖的阁楼——初华的公寓	13
	经纪公司	13
	会议室——经纪公司	13

东京的街上 14

夜逃东京 15

前言

祥子，或许是痛苦的，但是她也曾是幸福的。

这次的册子，我想让祥子找到幸福。

作者

2026 年 7 月 23 日

于闽东宅中

第一章 序

废物老爹的公寓

「祥子，我已经无法努力了……」

清告在街边蜷缩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不知道祥子心里在想什么，那一晚的深夜中，祥子没有怨气，没有痛苦，只有绝望——为什么自己的父亲就这样失去一切，为什么自己的乐队濒临崩坏。

他没再发火，只是在房间的一角，戴上耳机，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中——专属于她的 Sekai。

Project Sekai（プロセカ），一款由弦卷集团下级企业世嘉（SEGA）发行的节奏游戏，与舞萌一样，都是让年轻人们愿意为之消耗时间的东西，祥子一开始是在一次演出之后，偶然在 LINE 的首页广告里看到这款游戏的广告条幅的，一开始，她只是浅尝辄止，简单玩了两首自己小时候听到耳朵起茧子的曲子就停手。

可是随着自己的废物老爹日复一日的徒增她的负担，交番的电话三天两头打进自己的手机，演出的鸡毛蒜皮越来越多，本就经历转学，不得不闲时打工的祥子，终于还是投入了世界第一公主的怀抱之中。

在羽丘，像这样沉迷音游的学生并不稀缺——隔壁不远就是千早爱音，更何况自己乐队就有一个前两天刚被她教训的舞萌痴（就是喵梦）；但是像她这样把恶臭肮脏留给自己，依赖游戏去缓解、压制这一切的人，不论是在羽丘里，还是自己的乐队中，都只有她一个人。

从一开始都只有她一个人。

丰川家就是这样运作的，男性都只是权力的外围执行者和借用权力的权威的人，唯一拥有权力的，自一开始就只有丰川家的女性，娘家人，尤其是娘家的娘本人，享有的权威，甚至可以让丰川祥子的祖父都不敢追求自己的爱，以至于让丰川初音成为一个两头都不承认的三角初华，以至于丰川清告因为这个与祥子没什么瓜葛的女孩失去一切，也让祥子，一直活在一无所知的一无所有里。

会议室

「早安，丰川同学。」

祥子坐在会议室的主位，对着刚进门的喵梦点头：「贵安」——依旧是大小姐的语言¹……

上午 10 点，Ave Mujica 的成员都齐聚在了公司的会议室，海铃，像是经纪人一样，端着和祥子电脑差不多大小的 iPad，摆弄着日程表，时不时还像机器人似的说什么「刚刚公司的人来问了，我们该怎么处理?」

祥子脑袋要炸了，睦则在一旁，看着桌子中间的马卡龙发呆，喵梦对着手机傻笑，唯一看起来靠谱的人，是初华，也只有她表露出了对祥子的担心。

等到会议室里唯一会说话的两人——海铃、祥子——说完接下来的演出安排决定后，喵梦的嘴巴突然又多了说话功能，扯什么和自己的直播排期撞了。

「我想喵梦小姐刚刚肯定是有充足时间说明的。」海铃语气很冷：「既然刚才没有异议，或许现在的异议也天然不成立。」

「请相信我的日程排期吧。」

海铃总是提到「相信」，祥子相信了，她也没什么法子，起码看起来她就像是一个万能的人偶，更何况就算不信，表演日程也是她认可的。

实在是太烦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烦人的事情！

「要是，这个世界和我的 Sekai 一样，我或许不会这么痛苦吧……」

¹**大小姐的语言**：日语称「お嬢様言葉」(おじょうさまことば)，指一种带有传统大小姐气质的特殊语言习惯。其特点包括句末常使用「～ですわ」「～ですの」(罗马字分别是「～desuwa」和「～desuno」)等表达，并倾向采用较为古典、优雅的词汇，如以「ご機嫌よう」代替日常问候「おはよう」。在现代日语中主要用于塑造角色形象。

第二章 破

寻找幸福——羽丘

祥子，曾几何时也是幸福的人，父母和睦，一切都像是童话，还有一个来自小豆岛的玩伴和若叶睦这个好朋友，她的童年，哪怕蒙上水洗色的滤镜，也有一层散发甜味的粉色。

那是幸福的颜色，和幸福的味道。

可是现在呢？

不再是月之森规整如礼服的校服，而是一身和自己的家族背景不相称的羽丘的制服，闻上去，并不幸福——原有的、洗了好久才勉强去掉的酒气，来自一个不被自己家族承认的父亲；甜腻、有些廉价的洗涤剂的味道，来自贫穷；鞋子有些尘土，别人的总是锃亮的，墨绿色的制服袜子是唯一和所有人一样的物件，也是全身最不值钱的物件——和丰川清告这个人之于丰川家族一样，换掉他和换一双袜子一样，都无关紧要。

祥子不愿意变成无关紧要的物件。

在她是一切中心的日子，她是幸福的。

在她一无所有之后，她极其痛苦。

她下定决心寻找幸福。

「祥子，你幸福吗?」

又一次，高松灯在自己的鞋柜里放了便签，除了涂改、揉成团之外，她只能无视，因为她不能像自己的外祖父一样，大言不惭的说些假话，同时也不愿意写上这样一行字——「我很痛苦，我恨自己，我想好好休息一下。」

她还是过分坚强了——

时间很快，到了课间活动时间，祥子像是一个小耗子一样瞄了一下音乐活动室的玻璃，里面没人，这才大胆进去，只有在钢琴前，她还能想起自己曾经些许快乐，先是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¹，再是《“月光”奏鸣曲第三乐章》²，最后，演奏起了

¹《**亚麻色头发的少女**》: *La Fille Aux Cheveux De Lin*，德彪西钢琴作品，在此象征祥子不谙世事、纯洁美好的过去。

²《**“月光”奏鸣曲第三乐章**》: 贝多芬第十四幻想曲风大奏鸣曲第三乐章，激动的急板（*Presto Agitato*），是这首作品情绪的爆发点，象征着祥子的反叛，以及她压抑的情感爆发。

巴赫的《“多利亚人”托卡塔与赋格》³。

这是一片最后的无人打扰的净土了，等到吹奏部的同学回来，这里也将不复存在；她放下钢琴的琴盖，拿出手机，插上耳机，把自己暂时寄托在了世界计划之中，仿佛只要 25 时的“无人世界”还在，那个白得像是被洗褪色的初音未来还在，自己的人生就还没到结束的时候。

最后，在离开音乐活动室之前，她在游戏里“演奏”了《独りんぼエンヴィー》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太阳也要落山，祥子头顶昏暗的日光，慢步回到父亲昏暗的公寓，好像这一天稀松平常一般，可是，事实究竟是什么样，恐怕只有祥子和祥子弹奏的音乐知道。

相当于没人知道。

³ 《“多利亚人”托卡塔与赋格》：巴赫管风琴作品，编号 BWV 538，托卡塔部分，最开始只是高音部分的自言自语，很快，低音部分与其形成对位关系，象征着祥子对内心秩序重新建立的渴望，而第二部分的赋格，就是祥子的尝试的结果——成为所谓“神”，但由于学校钢琴并不具备教堂管风琴的音响条件，所谓的成为“神”，也只是祥子在绝望中的梦呓。

第三章 急

会议室（火药味四溢）

「我已经提醒过了，喵梦小姐。」

海铃的语气在现在这个会议室里，冷的不像话：「我已经提醒过您，您当时并没有异议，而且在 23 日的晚七点进行 LIVE 也是我和祥子去和经纪公司讨论之后的结果了。」

「喵梦小姐，为什么上一次会议的时候你不早些说出来呢？」

「喂，你这家伙，想吵架吗?!」喵梦实在上头了。

祥子作为乐队的领导者，这个时候反而一言不发，她看了看睦——她像上次 Crychic 解散时候一样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反应，而当时素世和立希，就像是现在乐队里的海铃和喵梦一样，同样都是贝斯和鼓手，同样都在给自己施压，上一回剑锋直指自己的眉心，这一回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。

她不想说话，她累了，装出大人的样子，和那些工作人员斡旋本就十分耗费精力，更何况还要和这些各有目的的同龄人打交道，组建乐队明明是她自己的决定，为什么现在看来是那么错误。

「说什么除了 Ave Mujica 就一无所有，其实根本就只有我离不开这个乐队罢了。」——祥子在心里这样想着。

「各位如果想要吵架的话，外面那一间会议室更大，」祥子终于开口了：「如果想让大家看到我们 Ave Mujica 濒临崩溃的丑态的话，各位就自便吧。」

见祥子也发火了，喵梦也只能先压着不表，毕竟要是真的解散了乐队，自己就只能做一个没什么流量的底边美妆博主，还要和艺校的天才们竞争演技，至少在 Ave Mujica 里，她收获到的掌声和其他人是一样的。

而海铃，也没有了退路，要么在 Ave Mujica 继续，要么就只能在一堆乐队里当替补，像个工具人一样被搬来搬去。

Ave Mujica 就是这样一个，被破碎的人组建起来的，由破碎的人构成的，破碎的乐队。

会后，初华在茶水间找到了祥子。

「小祥，这个是我刚带的点心，辛苦了这么久，要不要吃一些？」

「谢谢你。」

「小祥最近辛苦了，有好好休息吗？我有点担心你。」
「没事，谢谢。」
「晚上要来我那里吗？」
「……」
祥子点了点头……

初华的公寓

在初华的公寓里，她似乎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味道，有点像是母亲，这只能是幻觉，因为自己的母亲——瑞穗——早在自己高中升学之前就因病去世了，可是，这一瞬似乎来自于童年的幸福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初华，她想起来了，在小时候，初华就与自己是很好的玩伴，后来初华离开小豆岛，去了东京，与真奈小姐组成了偶像组合 Sumimi，然后，就是 Ave Mujica 的组建了——看起来，这种幸福感是来自于童年玩伴。
可是，总是有些别扭——「我好像已经习惯痛苦了。」
「我好像已经习惯一个人了。」
「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吧？」
她在阁楼的床垫上，手肘盖着额头，在心里默念这些东西。

初华泡好了咖啡，连着下午带的甜甜圈一并端到了阁楼，动作很轻，没有打扰，像是亲人。
「小祥，你要不要吃点东西？」初华和声细气地说：「你从下午开始就没吃什么东西，这样对健康不好！」
说完还在胸前比了一个叉。
「对健康……不好？」——这还是这么长时间里，第一次有与自己亲近的人对她有所关心，她一时竟然想不出来应该用什么话来回答：「初华，谢谢关心……」
说完，祥子抿了一口咖啡，是苦味的，是需要装成大人的时候需要接受的味道，然后咬了一口甜甜圈，这味道不一样，似乎有一些友情的味道——不论是哪一种，都与老爹的公寓的气味不一样，不论哪一种，都远比那里体面，可是祥子现在恰恰很不体面。
她还是接受了初华对她的好，只是，不再有小时候那样的笑颜了，不是不知道怎么笑，而是找不回那样的快乐了。
或许会再有这种机会吧——现在她决定把时间送给初音未来。
依旧是《独りんぼエンヴィー》，只是心境已经有所变化了——她似乎跟随着初音的歌声，颤颤巍巍地迈出了走进「美好」的第一步¹。

¹ 《独りんぼエンヴィー》：木力口（Vocaloid，ボカロ）经典曲目之一，这里借用其中一句歌词，象征祥子开始将希望寄托于与初音未来名字形成谐趣的丰川初音（三角初华）。

第四章 终

阁楼——初华的公寓

和煦的光洒在阁楼，初华早早准备好了早饭和咖啡，放在榻前的小桌案上，然后在客厅把玩着自己的手机，对着乐谱的 PDF 文稿玩着放大缩小游戏，接着在手臂上玩着模拟练琴，然后起身拉伸，尔后继续坐着发呆——就像是不忍心吵醒女儿的母亲，或是不愿打扰亲戚孩子的阿姨一样。
差不多到了上午八点，祥子才揉揉眼睛，坐直身体，刚一睁眼，就是初华润物无声的关心，这是她跟着清告逃出丰川大宅之后，再没经历过的事情。
明明只是看着，明明被子已经滑落，但是祥子的身体，却暖暖的。

放学路上

学校的生活和日常没有什么二致，祥子的状态倒是确确实实好多了，鞋子没有什么尘土，制服闻起来还有种偶像的味道。
想来，今天早上，祥子想试试幸福的滋味，于是再次进入了音乐活动室，这一次，没有再像一只胆怯的猫一样东张西望，而是大方的走了进去，双手在琴键上轻柔地弹奏——「原来弹琴也可以是快乐的。」，接着，祥子想起了小时候母亲还在世的日子，她总是弹琴，母亲也常常夸赞她，那个时候，她还很无忧无虑，那似乎是幸福的。

熟悉的天桥

也许是因为心情好了些，祥子想要走一条曾经走过的路——那是曾经和高松灯一起来过的天桥，不过这次，这里只有自己一个人。
祥子站在熟悉的天桥上，还是那个熟悉的位置，在那里，她曾在高松灯的面前呼喊「想要成为人类！」，后来，她却独自在 Ave Mujica 里成为人偶，接着，她的幸福也逐渐消散。
祥子觉得，站在这里，就好像高松灯站在身边，轻声问自己：「小祥子，你觉得，你幸福吗？」

主动放弃曾经作为人类的一切，在 Ave Mujica 的世界观里，是成为人偶的必要条件，现在，再次站在这座桥上，祥子还想再呼喊一次，还想再次成为人类——最想的是，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电车上

去到初华的公寓需要搭乘电车，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她第一次搭电车——巡演时常需要坐地铁，有时还需要坐新干线，但那不一样。

夕阳落下，祥子一个人坐在电车的座位上，身边的人似乎和她在一个空间里，一抬头，小时候的祥子抬起头仰视着现在的祥子——或许在小祥子的眼中，祥子此刻的脸在她的眼里，就像是鱼镜头里中的人脸一样，是畸形的。

也许是因为童言无忌，小祥子不合时宜地脱口而出：「你是谁？你幸福吗？」

祥子俯下身子，摸了一下她的脑袋：「我是你。我会找到幸福的。」

沙发——初华的公寓

祥子在沙发上躺着，用手拨弄着眯着眼睛时，在眼里忽隐忽现的光线，像是追逐光斑的家猫一样，这是她这么长时间以来，第一次真正放松自己的神经。

「简直就像是一场逃避行呢——」

这时，初华发来信息：今天经纪公司没有安排活动，我会早些回来～^ω^

有什么想要吃的吗？(^o^)

就交给初华你来决定吧

她又想起了在老爹的公寓里生活的日子了——那是她第一天到那个地方，一打开门，一丝匪夷所思的气味就飘进鼻腔，越往前走，臭味就越强，一直走到厨房，水池里脏了的锅碗瓢盆和速食残羹已经发酵，浓郁的味道和肮脏的景象，只能用「腐海」来形容。

再一睁眼，自己就到了这里，初华的公寓，明亮，灯光暖黄，自己睡觉的阁楼有一方天窗，夜里说不定可以与初华观星，时不时闻到的是初华泡的咖啡，或者是真奈小姐送她的甜甜圈。

简直就像是一场梦一样。

想着想着，祥子就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睡着了。

第五章 再挑战

餐桌——初华的公寓

「小祥，今天过得怎么样？」

祥子想了想，装出有些口渴的样子，抿了一口咖啡，说：「还行吧。」

「等会儿要不要一起出去逛逛呀？」

说来，祥子倒是确实没怎么出门逛街过了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好像是当初从丰川家逃出来之后就没有了，时间几乎都在乐队的工作、时不时的打工、警察署的电话里过去，学校的任务又进一步填满了她的 16 岁青春。

「好的。」

涩谷

祥子在街上和初华一起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偶然经过了一家游戏厅，祥子隔着玻璃看到了千早爱音和素世的身影，不免驻足，初华还以为祥子想玩游戏了，于是问：「小祥你想玩吗？」

祥子没有否认：「可以吧。」

语言虽然如此模糊，可等进了游戏厅之后，祥子在中二节奏的机台上快速舞动手指、宛如钢琴家般不亦乐乎的样子，却又是那样真切。

祥子好像找到了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东西，双手就像是上瘾了一样，在触摸板上弹奏，她在 Ave Mujica 作为键盘手进行演奏的时候，可从没这样高兴，玩到动情处，祥子甚至还使出了轮指和快速换手之类的钢琴技巧。

四首曲子玩罢，脸上的表情与她小时候和初华满宅子跑的时候，别无二致——那是由衷的笑容。

随后，他们又去了歌舞伎町最著名的打卡点，像是外地游客一样用最好的样貌对待那里——祥子的手机里，时隔这么久，终于新添了几张有笑容的自拍——当然，是和初华一起的。

一切就像是两个普通的高中女生，在东京夜游时该有的样子。

沙发——初华的公寓

在东京夜游之后，祥子和初华乘上最后一班电车，回到了初华的公寓里，沐浴更衣之后，两人在沙发上开始闲谈，茶几上，初华泡的两杯咖啡还冒着热气，祥子枕在初华的膝盖上，眼睛微闭，脸上带笑。

一个念头开始在祥子脑中浮现——是不是我不与这一切对抗，我也可以收获属于我的幸福？

然后又否认了这个想法——因为现今能和初华有这么快乐的夜晚，恰恰源于她对自己过去的决裂。

梦中——丰川家别墅

由于整夜的奔走，祥子竟然在初华的膝盖上睡着了，梦里，不知为何，又闪回了自己离开丰川家别墅的那一天，外祖父的话没有变，但是祥子已经不一样了，祥子很想与外祖父辩驳，喊出那一句「我不会抛弃我的父亲！」，但是声音发不出来，记忆推着她往外走，祥子索性顺着记忆往前冲，刚一冲出丰川家别墅的大门，眼前就出现了 Crychic 的排练室门口，她感觉自己像是被从什么地方抽离出来了，听觉变得格外灵敏，听声音，外面下着雨。

这一回，她一定要试着把事情说清楚，尽管声音发不出去，也要一直呐喊下去，直到声音出现。

梦中——Crychic 排练室

打开门，果然是自己退出 Crychic 的那一个傍晚，她一时不顾父亲的颓丧和自己的自尊，张口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素世简直就像是游戏里的 NPC，做着和记忆中一样的事情，就像是自己刚才什么也没有说——或许是偶然，祥子低头看了一下灯，高松灯没有问出记忆中那一句她曾认为是撒娇的话，而是抬起头问了一个祥子早有答案的问题——「祥子，你找到幸福了吗？」

那一瞬间，外面的雨声暂停了。

「只要和初华在一起就很幸福！」祥子说的格外坚定，一副宣告事实的姿态。

不知道是不是幻觉，这句话刚一说出来，祥子的脸上就变得暖暖的，可是眼前明明还是阴雨，高松灯似乎察觉到了祥子的疑惑，但却说了一句让祥子更加摸不着头脑的话：「恭喜你！」

Crychic 的各位突然都站直身子，对着祥子鼓掌，外面，阳光斜切进了排练室，祥子不解地眨了一下眼睛，她觉得眼里似乎噙着泪，揉了一下，果然如此，外面是清晨的阳光，就像是梦一样照在自己的脸上——

清晨的阁楼——初华的公寓

「咔嚓——」是相机的声音。

「早安哦，小祥！」是初华。

祥子坐直身体，转身就看到了初华笑着端着手机的样子，刚刚的快门声，大概就是初华在偷拍她吧——等等，「偷拍！初华！」

祥子马上精神起来，两个人就像是孩子一般，因为一张照片在阁楼玩闹起来。

第六章 Ballade

温暖的阁楼——初华的公寓

玩闹一番之后，祥子突然想起来了一些东西。

「初华，我们去抓独角仙吧?」

那是祥子和初华都还小的时候，一回，初华和祥子一起去抓独角仙，尔后树丛中出现了一只硕大的蜘蛛，把两人吓了一跳，这件事也由此成为了初华和祥子共同的记忆。

「可是这里哪里有独角仙呢?」——初华问。

是啊，公寓里是不会有独角仙的，那该怎么办呢?

「那么，我们就出门去抓吧!」祥子突然站了起来:「初华，我们一起!」

初华楞了一下，然后欣然点头:「嗯!」

经纪公司

「果然城市里没有独角仙呢——」初华打趣道，祥子则端着一杯刚从7-11买来的咖啡点点头。在外面尝试了一个小时都一无所获的两个孩子，终于想起来今天还要像大人一样，去公司里讨论些事情——大概又是演出相关的事情吧，毕竟喵梦那家伙已经在自己的Instagram里发帖预热了。

在去往经纪公司的路上，初华还在回味着早上和祥子一起在池袋附近抓独角仙的事情，祥子则品味着7-11的咖啡和身边的女孩子的手艺的差别，尽管没有品到饴糖，初华和祥子却都感受到了甘美的滋味，可是在她们的快乐之上，经纪公司高耸的大楼只显得两人的慢步行走像蚂蚁一样。

会议室——经纪公司

会议室中，喵梦还是摆弄着手机，海铃还是端着自已的iPad，不过至少现在，祥子说话还是有人听的，在简单交代了一下今晚的表演需要注意的事情之后，祥子把单独修改过的喵梦部分的剧本，递给了这个网络红人。

「上回演出完，你和我说这里比较别扭…」祥子清了一下嗓子，接着装着要强的样子说：「所以，我稍微修改了一下。」

喵梦接过剧本，抬头看着祥子，眼睛眯了起来，发出了「嗯哼哼」的笑声：「神明大人也会体恤小民，小民叩谢～」

会议室里弥漫起了快活的空气。

接下来，就该动身去排练，紧接着，就是演出本身了——这是祥子出逃以来，参演的第一场的生活，看来是必须严阵以待了。

东京的街上

LIVE 很成功，祥子的键盘部分格外出彩——《八芒星之舞》开头的键盘部分随着帷幕升起的时候，所有的观众都震惊了，祥子左手弹着电钢琴音色，右手弹奏着电子音色，在第二首《颜》里，她竟然还反手弹琴，一改此前 LIVE 严肃认真的形象，活跃的就像是来舞台玩音游的家伙。

一回想起自己在舞台上的表现，祥子的嘴角就忍不住上扬，身边的初华看她这副样子，也忍不住窃笑。

主唱和键盘就这样，在东京的街头，时不时发出让路人疑惑的笑声，有一步没一步地向着初华的公寓走去。

霎时，祥子的身边响起了汽车喇叭的声音，她转头看去，是一辆漆黑的，在路灯映照下发亮的迈巴赫，车上的人，是自己的外祖父，初华，愣在了原地……

「祥子，上车。」

「你接下来不用在这里上学了，也应该远离初音。」丰川定治像是在给下属布置任务一样，说着命令一样的话：「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，你接下来就去瑞士留学吧。」

祥子没有说话。

「初音那家伙，我明明已经严令她不要丰川家有联系了……」

「外祖父，你凭什么把我当成木偶一样？」祥子打断了丰川定治的话。

「难道我就要放纵你和那个错误的存在一起厮混？你真是和清告那家伙一模一样！」

祥子实在无法忍受外祖父对自己的父亲出言不逊，用着几乎算是讽刺的语言说道：「至少我没有抛弃我的父亲！」

丰川定治一瞬间想到了自己和丰川初音¹的母亲¹的结合，一不小心说漏了什么：「我难道就不想接回初音吗？祥子你真是不懂丰川家族！」

「我现在才是丰川家的家主！」祥子实在不想再纠缠下去了：「司机先生，请停车吧！」

夜逃东京

祥子到最后也没有听凭外祖父的差遣，更没有服从丰川定治的命令，而是真正像是家主一样，喝令司机靠边停车，不顾外祖父的喊叫，朝着反方向狂奔，路边的人们就像是一层层的花瓣，每冲开一层，就是一次花瓣占卜，直到最后，花瓣散开，初华还在原地，祥子冲进初华下意识张开的双臂，紧紧和她相拥在一起。

「初华，我们一起跑吧！」

「好！可是我们该去哪呢？」

「我们去 RiNG！」

¹丰川初音：即「三角初华」的原名。

后日谈

致读者们：

就像是我在前言中提到的，我要让祥子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可以说，幸福这个概念本身，就是驱动我写下这一整篇文章的动力；祥子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是一个坚强，甚至有些要强的人，而初华则擅长于忍耐，习惯于压制自己的内心所想和不堪的回忆，两人一个习惯于向外表达却陷于劳累，一个习惯于向内隐藏却陷于混沌，让这样的一对成为互相找寻幸福的两人，对于我来说，是一项乐趣。

文章的名字叫做「丰川逃避行」，逃避行（とうひこう）这个名词，在日文中有私奔的含义，而结局中，祥子拉着初华的手，向着 RiNG 奔去的场景，正如 Ave Mujica 剧集中，祥和初华的逃避行，在官方的 OST 中，那一段的 BGM 更是的确写着「逃避行」三个字，我想，这或许也是我的理念与 Ave Mujica 正剧剧情的暗合。

总而言之，感谢各位的阅读与喜爱，也感谢丰川祥子给我带来的文思。

作者

2026 年 7 月 30 日

于闽东宅中